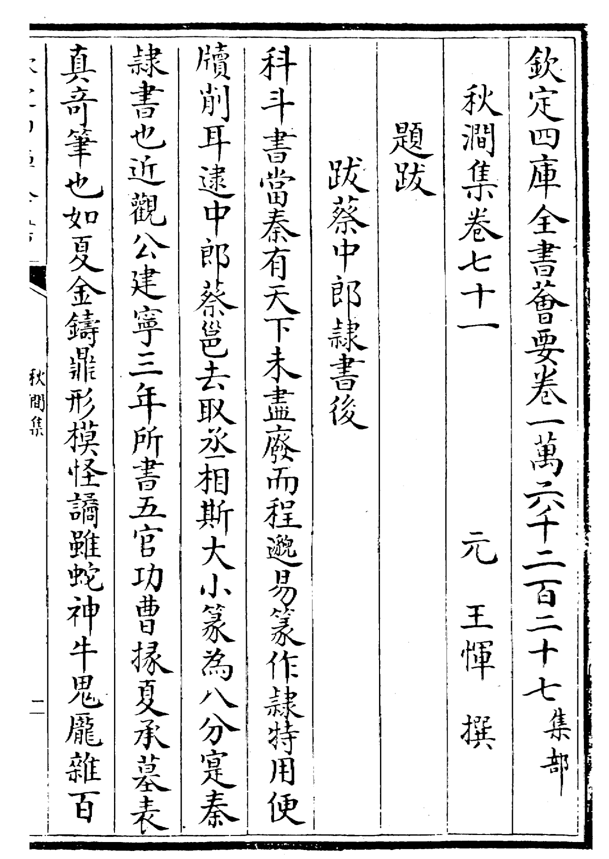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秋澗集卷七十一

元 王惲 撰

題跋

跋蔡中郎隸書後

科斗書當秦有天下未盡廢而程邈易篆作隸特用便牘削耳逮中郎蔡邕去取丞相斯大小篆為八分寔秦隸書也近觀公建寧三年所書五官功曹掾夏承墓表真奇筆也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龎雜百

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凌百代筆陣堂堂者乎故書家評公書骨氣洞達奕奕為有神宜矣昔張長史作書多先觀古鐘鼎科斗文字遂指法妙天下不然則無漢晉已來高古氣骨不肖往年道出襄國讀宋文貞神道碑見其筆畫二一涵篆隸古意廼知其言為有徵後之學者茍志於古舍兩漢孰宗匠哉至元辛未中秋前二日同相人馬才卿觀於省掾吳莾慶之寓舍衛人王某斂袵書

跋中興頌

歐陽公稱浯溪頌帖歲久剥裂字多訛缺獨李西臺家藏最為完好予嘗得而見之宦學四方來藏魯公書甚多兹獨闕然及調官平陽會郜君和之出故家墨刻八軸葢浯溪臨本也命兒子孺臨摹雖精氣轉索庶幾典刑具爾嘗聞公平生書五百餘石其風骨氣韻率洞洞有神如忠臣正色立朝羣姦魄褫又如元氣賦物流形都異因其人而為變耳始秦越人探丸起死不主故常

在邯鄲則為帶下過洛陽則稱老人西入秦又以嬰兒醫名也故評茲帖者謂閎偉發揚狀巨唐中興勲德之盛豈虛言哉閑閑公偶以銀鈎鐵畫目之恐未盡善也至元十二年乙亥歲夏四月六日卧病中書于謝帥第之比軒

跋郎官石柱記後 唐尚書左司員外郎陳九言文

古人稱長史得草聖不傳之妙豈知真書在唐為一代精絶所謂能行而後善走者也魯公書學氣侔造化真

楷得法多自公始郎官帖精絶爲至舊刻在京兆今亡或云淪痊廳事北下近從曹生李衡得墨本全文葢丞相壽國髙公故家物也老眼增明伏翫不置者累旬真希代寶也十有三年春正月人日題於西山之讀易龕

跋手臨懐素自叙帖

世傳懐素自叙帖有數本劉御史文季云昔吾從祖河東君所藏本最佳後有蘇才翁跋云前紙糜潰親爲裝褙且爲補書不自媿其糠粃也有杜祁公題云狂僧草

聖繼張顛卷後兼題大歷年堪與儒門為至寶武功家世久相傳後又有山谷楷書釋文蔡無可家故物也北渡後觀金城韓侯及祕府所收俱無蘇杜二公題跋似亦非長沙真筆至元辛未秋九月晦余謁左轄姚公出示太保劉公家藏帖前三十三字亦云子美補亡按玩之餘令人彷像意韻盤礴於胷中者累月冬十月甲午是日極暄妍可愛秉筆墨調利喜為臨此拙惡非所慮庶幾見其典刑云耳監察御史汲郡王某仲謀甫題識

題懷素草書千文後

予觀藏真大歷二年海西寺所書千文極縱横捭闔之狀其欲斷還連似斜復整筆增姸而不槩其減者意足而悉備如風檣陣馬驟不可當倒冠落珮狂莫得制至於氣凌過庭勢廹張顛雄偉豪邁超於法度之外者一一視之皆篆隸之古文耳玆本雖出臨模精氣固衰骨脉具在所謂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刑十一年正月五日風日清麗手柔筆利乗興學書覺胷中煩滯拂然從筆

端出矣

跋張嘉貞書

近攷瘞鶴銘乃知為右軍龍爪書也予所藏唐中令張公嘉貞北嶽廟碑其意韻骨氣敦厖古怪如衛戈植劔特龍爪遺法為正書之一變耳張公當開元初拜大將提重兵卧護北門其氣固已雄一世矣及繼璟而相以强敏風操聞然史臣稱公性疏簡與人交不疑内曠如也古人以書學為心畫故其筆不得不雄放竒偉𧰼乎

為人然未免夫捧心效顰也如優孟抵掌談話與叔敖俱化一一較之有不然者葢其嚴辨有餘而高風絶塵為少衰矣戊辰中元日書

跋麻姑壇記後平陽盧氏家藏

歐陽永叔云仙壇記有大小二本此大書者也其興寄縹緲穠纎姸麗無不可人正如覩麻姑手爪令人背痒時不待爬搔已渙然冰釋矣魯公書大抵與元氣渾淪千態萬狀不可端倪因其人而為變耳第記中皆懵恍

不經之事公特為書之豈王中令謝太傅文彩勲名凌
誇百代未害登東山而有高世雲霞之志也

題魯公書臧氏碑後

魯公書三原臧氏二碑所謂紀宗者作擘窠大字體端
整而頎瀟散如羽林壘壁横天作陣勢相戛摩與衆星
爭光而色正芒寒之氣為有間耳其懷恪神道銘鋒勁
晝望之凜然挺植戈戟一一較之不無利鈍惜乎出秀
岩臨摹使千金駿足困伏皂櫪間其超逸絶塵之想索

寞無光惜哉乃知太師忠義之氣發於筆端者諒非積學而後能也至元乙亥秋七月朔得此帖於參政李公

跋竹谿所題東坡墨戲後

竹谿書所見多矣未有若此帖之真楷蕭散者大似虞中舍諫獵奏狀間以側筆學坡之媚耳乃知公當大定明昌間不只以篆隸獨步於玉堂金馬矣輔之韞櫝愛玩亦醉翁之意也可謂真知賞音者哉

跋孫過庭書

太宗以英偉之氣凌跨百代萬機之暇游心翰墨故二王法書盡入秘府摹做臨搨然後以牙籤玉軸徧賜諸王何好尚如此其篤臣下得不從風而靡過庭適當其時今觀此書規模步驟一宗二王得飛鳥出林驚蛇入草之勢然點畫散落往往斷而弗連蓋體具二王而章草為羽翼也東坡謂陶詩初若緩散不收反復觀之乃得奇趣余於吳郡亦然但近代名公品題不到豈具眼者未暇及之邪予特表而出之至元辛未冬十一月廿

四日與兒子孺童觀於京師咸寧里之寓舍時雪霽氣清率爾而作汲郡王某謹題

跋荆公墨蹟

予嘗觀壽國髙公所藏心畫水鏡知此為臨川所書無疑雖風骨遒勁而筆勢散落無繩削可據殆似公當軸時變新法調夸毗子青苗助役無所紀極噫一念之差至於筆墨間尚能髣髴其為人如此後之學者處心擇術當如何哉至元壬申重陽前四日書於平陽官舍

跋黄華墨蹟

予觀公書多矣曰黄華山主者葢公中年筆也其格調步趨要本二王氣韻蕭散得元章之勝勁厲初不逮之然如王謝子弟以生長見聞猶足以超人羣也殷溪云

題黄華與李彦明太守一十三帖彦明係公同年友也

此數帖葢公官翰林時書也至有饑寒之厄近在旦夕又云収拾扈從秋山貧家至甚不易令人披讀可勝嘆

惋當明昌嚮文之世公以文彩風流照映一時其窘迫乃爾豈官散禄薄未為道陵所知不然貧乃士之常事造物者庸玉汝於成邪至於文翰之妙如荊金和璞自有定價不待稱而後重也

跋任龍巖烏夜啼帖

南麓書在京師為最多其擘窠大書往往體莊而神滯獨此帖豪放飛動超乎常度而木庵師謂醉後興逸妙能天成豈長沙率爾而類字字圓轉之意邪然古人得

意處非一如去乖就合意居筆先乘其調利例多高風絕塵不只藉步兵作氣而能奪三軍之帥也

跋任南麓所臨潛珎閣銘為大陽津張提舉彥享賦總一百八字提刑王子勉目曰數珠帖

南麓書在金大定間號稱獨步然擘窠大書往往體莊而神滯今觀此帖筆勢超逸氣韻兼勝豈非抵掌談笑善學叔敖者邪

宣聖小影後跋語　金正隆六年大學生馬雲卿筆襲封衍聖公孔元措題識

宣聖肖像繪者非一據聖儀四十九表擬之猶潢潦之於河漢培塿之於泰山也孔氏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小影最為真像此本盖再一傳也嗚呼尊其道踐其迹是謂之恭敬不然天容日表雖參於前而倚諸衡是不幾於黷乎至元巳亥夏四月命士人王友仁臨寫小子惲百拜敬書

跋周處府君斬蛟圖後

役萬物而君之者莫靈於人而處尤以氣勝者也彼司

馬彤之虺鄙未若神蛟之變怪也老於蒐之殘猛不減氏萬年之嘯兕也處一旦視之猶尺蠖與孤豚耳乃知擁殳之際其氣固已盍西戎矣然有憾無援受制於人卒為二豎所害噫千載而下令人讀臨戎之篇凛凛然猶有生氣其睨梁王不糞土若也雲史筆之諒有激而云

跋貫休比丘像

釋貫休比丘像予二見之此幅與東平王氏所藏衣紋

精粗不同恐學道子兩部圖鬼物筆法也

跋陶縝生菜圖

蔬果猶犬馬然以其恒見而難為工故生意彩色有郊圃水濵之異縝之筆不見収于御譜而為金陵所題詠所謂一杯窖雲龍足以知名於當代也

跋范中立茂林秋晚圖

中立初年本學營丘極平遠坰秀之狀至於山骨鬱茂林麓幽邃咫尺杳靄遠隔千里翁然若太陰雷雨不可

端倪茲葢居終南晚年之筆也故當時有棄墨如泥之目是知游藝雖宗匠前修唯其胷中自有一天乃能造微入妙

題寄寄老人陳氏詩卷

昔帝舜陶於河濵器不苦窳而陶之為器最近古而適用廣長安寄寄翁得適用近古之法削為鼎研諸器堅潤精緻粹然含金玉之質誠可方駕保張遠紹澤之呂道人矣

題王生臨道子橫吹等圖後

書與畫同一關紐唐賢善臨書宋人工點本要之極形似而出神奇為佳蒲江王生以讀書餘暇游藝丹青於臨放為尤能益致思詳雅不為法度窘束筆與意會皆天機所到近為予點道子馬融橫吹營丘寒江晚捕為可見昔龍眠作李北平射邊騎圖觀矢之所直迺應絃斃也若向作著矢狀則風斯在下矣知此則能造微入妙文甫其沉潛可也丙子清明日書于行館之敬止堂

跋馬氏家譜圖後

夫源深則流長本盛則末茂至於家世蕃衍碩大亦由忠厚之培埴德澤之淵浸者耳燕著姓馬氏自遼歷金代有顯人故居河朔者多大墳是歸昔狄武襄以族系不明不敢附梁公之後時人韙之今絳尹馬君出示茲譜曰此某之高曾也皇顯也降而下之曰伯曰從曰昆曰仲聯綿次序蔚為一宗蓋亦有自來矣於戲盛哉

遊澤州青蓮寺題示

至元甲戌夏四月戊午予以分閲澤潞州兵且需後命乗暇同州尹皇甫琰来遊兹山相與登福嚴佛閣置酒小酌欻林風振響山雨驟至煩襟塵思灑然一醒少焉返照入壑其西南諸峰雲起曳縷及頂而散縈紆披拂如六銖僧衣空濛法身既暮羣動俱閒溪流有聲潨潧丹壑如萬馬千兵奔赴敵埸静夜遠聞耿耿忘寐顧謂皇甫君曰此豈非山靈化現以清雄之狀娛遊人之耳目邪凡所得唱和詩若干首因畱題釋院壁間以為宅

年林下故事從遊者泌水尹大原李汝翼屬吏丘山甫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汲郡王惲題子翁孺侍行

絳州後園題名

絳以兩州六縣三十萬户之盛守治一園甲河東而名天下者宜矣至元壬申春予自霜臺來官平陽適陽咸人有獄疑而未能决者四年遂被命來讞授館絳園留十有七日既集事因披讀唐已來園池圖記按觀遺跡莽為汚宫獨有老樹歌臺荒池漲水想像當時亭榭竹

木之勝環合覆壓倒影明滅猶在瑶翻碧瀲中耳感今懷古因以見物理之盛衰知哀樂之不恒也同來者屬掾李諶鄭𡧕子翁孺侍行是歲夏六月初伏后二日汲郡王惲題

跋秦得真墨軸後

墨之名家者唐已來不數人其難工也若是如坡公尚煤松自劑放潘谷滦法至竈發舍焚曾無倦色宜乎秦若嗜之而不猒也葢將紹潘張之絶藝發潛德之幽光

耶予近以沉煙寶劑就龍尾石試之其黑而能光清而不沍迺知精妙入神方駕前輩為諸公所稱道宜矣

祭霍山祠題名

至元九年冬朝廷以郡邑鎮山大浸載諸典秩者所司三載一祀霍岳在河東寔為靈鎮故事每歲以仲夏土屬之日用信報禮昭虔度也明年癸酉夏六月廿二日惲行縣北走霍邑前次洪洞雨不克邁越翼日抵趙城適嚴祀省牲之夕迺率霍州判官連漢臣監縣事塔的

尹裴國用主縣簿劉偉齋宿祠下將事之夕霧雨交作既祀之朝陰霾四開三献禮成冷風肅然神峰鶯嶺軒豁呈露雖韓潮陽之禮衡岳孔廣州之祀南海不足以喻其快也陪祀者府兵曹解禎縣佐史高政稅監張承慶邑人薛晶齡嶽廟道士李志真與唐寺僧普光執事者吏王庭玉等一十五人遂相與餐飲神貺而退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汲郡王惲題記從行者閻山張思誠子翁孺

跋唐忠祚柘條白頭翁圖 忠祚前宋人宣和畫譜有傳

前人稱忠祚畫不惟極其形似如花美而艷竹野而夭能狀物之性為好耳余尤愛其科條勁挺放筆而成得妙意於法度之外殆書家所謂錐畫沙也乃知畫與翰墨同一關紐豈虛言哉

跋楊息軒江灣漁樂圖

予初不解畫工拙非所知但開卷瀟洒見漁家風味令人渺然有江湖塵外之思不知何時得帶笭箵以駕舡

獨聾牙而揮車去作西溪漫叟為畫家所傳寫似亦不虛負此生矣

跋甫田圖後

近與季野齋讀岷隱先生詩說冲冲然殊有所得及觀是圖其經國備物之制傷今懷古之思令人想見三代忠厚氣象如在乎其間親承其事至於禽魚草木車服豆籩之盛一一視之皆具古意又有可觀可興者撫卷三嘆不覺慨然孰謂丹青形容起予至於斯邪至元戊

寅入夏五日題

跋藏春劉公東亭等帖

此太保劉公書也觀其筆法若不作意故飄逸如此絕似長沙素苕磯靜釣等帖識者當以予言為不妄黃氏裝潢者能愛之以為珎藏豈性與藝習而相近然邪

自題所書草字後

今日午睡起偶作草字數行因悟筆勢貴其神速要如李愬夜半乘雪出其不意乃能入懸瓠城縛取元濟爾

又題草書後

草書筆勢至傾欹斷續當如歌三百篇會意時手舞足蹈不知其為顛頓也

題丙慱陽問牛圖後

蕭曹稱漢賢相然未免有牛飲池汚之論豈狃於休息重夫更化者乎及慱陽秉鈞闊畧細務每以燮和為心神爵五鳳間蔚然有聲為中興名臣以二公較之佐命外吉寅亮之功有足多者胡氏謂體元者人君之事調

元者宰相之職信哉彼閭里門而消沴因淳車而被謗者坐享堂封無所事事曾不若丞相嘔茵吏耳予適纂述調元事鑑友人敬之之子公讓請題其後故書

題贗本蘇才翁帖後

蘇滄浪書多出懷素山谷草聖本學才翁如戎州所書湯興九詩何啻青出於藍真超凡入聖筆也若此者何為者哉所謂真贗不較可知至於樗軒所題真蹟葢自別卷移之於此耳至元戊寅夏六月十六日午睡覺後

題王郎中國範所藏唐翰林供奉畫玄宗幸蜀圖

世知天寶之禍階於九齡罷相政歸楊李不知枉害忠良一言玄宗已為聲色蠱惑其明理亂顛倒莫知所從逮夫九縣飈馳越在草莽方思曲江忠諫遣使祭墓嗟何及矣今觀是圖自馳出大内宫衛依然供頓咸陽父老進説次馬嵬而六師不前痛九廟而太子北駕至犒遣扶風蹭蹬蜀道彷徨躑躅愍焉如擣之懷去五百餘

載按圖思事如在目前令人動被髮伊上之感可謂畫中有史其垂戒深矣

跋黄華題郭壽卿雙溪圖

雙溪余家山物也今觀公此作所謂詩中有畫畫未必能得真矣

題閑閑公書祁宰傳後

此祈忠義贊也蓋公在河北時所書以老筆所至自成一家觀之似未免效顰耳然堂堂之氣已破碎陣敵矣

題坡軒先生詩卷後

予嘗于鹿庵讌席見老人數輩衣冠楚楚容止足觀當時顯宦有不復及者詢之皆前朝權釀官也而况坡軒者乎先生在大定間調監相酒其風流文采照映一世時賢與之不在明昌詞人之下所存片言隻字猶當享之千金自非篤好有覗而不顧者夢卿出將家喜詩學固能寶而藏之異時釃酒臨江助吾横槊之氣者不為無得于斯文也

題李懷遠事系後

李鎬字之京承之定興人父金大定間進士第終蘭州刺史先生姿冲澹樂山水初蘭州府君官鳳翔府近山多勝槩公日登覽怡說至樂而忘歸自是畫品日進北渡后留寓淇上僕猶及識之番番然一良士也甞作樊樓風雨春雲出谷二圖大為東瀛子蕭公所賞識曰士夫間不多見也以門勞官至懷遠大將軍集慶軍節度副使壽六十五卒于衛子師孟字希賢今年七十有五

為人質直好義無宂腸精力强明飲啖不少衰時時尚能浮大白酣適簪花曳杖游行閭里予每遇諸塗更忙與從容抵掌談平日心事初不以愽獨而屑懷也然未免作句讀師自給其日料焉復為一慨然耳戊子歲端月上元日秋澗老人書且得載郡志寓居之列云

跋桑維翰手簡

國僑在五代間本無書名今觀是帖其筴勲於鐵研間者恐不獨專美於凝式也具眼者當以予言為不妄秋

澗老人題

跋澹游王先生詩後

黄華先生以海嶽精英之氣發而爲文章翰墨當明昌間照映一時惟其早世識者至今惜之余向客京師好事家屏圍填軸無非澹游詩翰迺知老成雖逺典刑晝見于是此幅公之老筆尤瀟洒可愛豈神完守固氣自清明雖耄而不衰者邪戊子冬陽生后一日秋澗惲謹題

題雲麾帖後

李北海書融液屈折紆餘妍溢一法禊飲序但放筆差增其豪豐體使益其媚如盧絢下朝風度閑雅縈轡回策儘有蘊藉三郎顧之不覺歎美東坡云予書初學李江夏后來自成一家及以雲麾帖一一較之坡第按之稍徧而青出於藍耳蘭亭在古今為真行之祖自太宗崇尚一代學者爭師宗之然如徐季海輩尚未免譜體之俗況餘人乎公于斯時獨能高視遠步造微入妙臨

池策勛固當為右軍忠臣矣有具眼者出乃知余言為不妄戊子冬孟秋澗老人王惲謹題

跋米南宫書曾夫人墓誌後

顔魯公稱殷成已雅善填書嘗見唐人作禊飲序每行特留二三白者使見其已者之功夫耳初覩是帖即疑其神與索然之飛動縹緲之勢再視之乃知為成已法也縁襄陽出奇無窮雖憑軾縱覩不無肴朱成碧耽嗜者心慕手追豈不踐迹終不入于室邪夢卿來託審定

所見如此於戱夢卿其寶之安知飛電流雲之駿不踵門而至者乎戊子歳秋八月廿七日秋澗老人題

跋香林先生老饕賦後

真楷有常規而顛草無定態魯公傳長史之法東坡得魯公之妙至于率爾而顛餘未見能旭也今觀此帖馳騁長沙氣劘禱佛之壘耳嗚呼百年來人物淵源之盛槩可見矣先生姓田字信之前進士蒙城人學顔而至者也晚進王惲謹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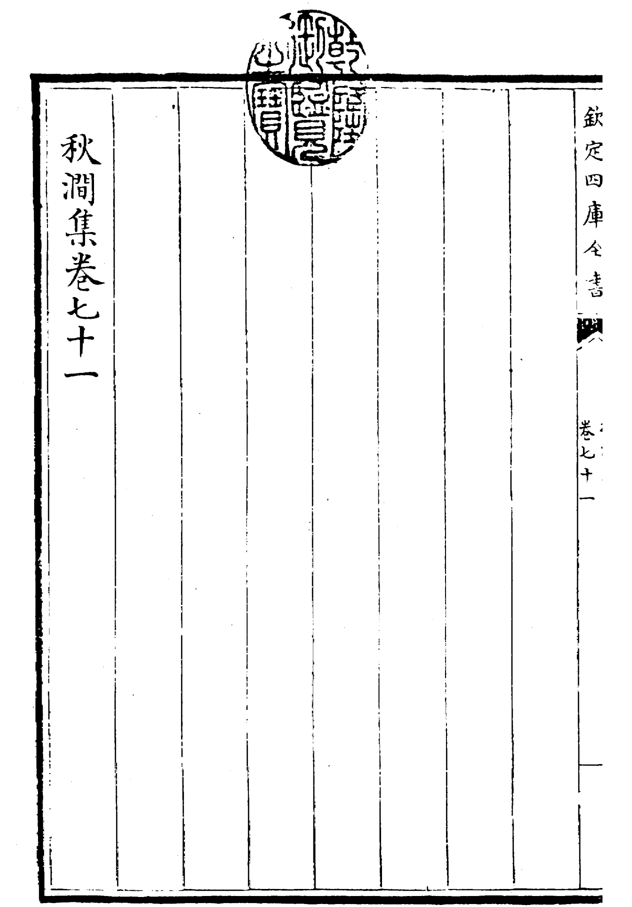
跋唐韋皐畫像

予嘗觀皐王畫像魁偉奇傑顏赫奕視猛而髯戟如老羆抗首有百獸不敢傍之氣不如是何以破吐蕃四十八萬之衆擒殺節度都督籠官千五百名乎至外臣自預政抗章勸進軍旅之目以定秦鏤號其豪侈橫恣在所不論及殁有司欲追繩其咎賴門士陸暢者得解至今盛名有光于蜀嗚呼竹頭木屑其可忽也哉秋澗老人偶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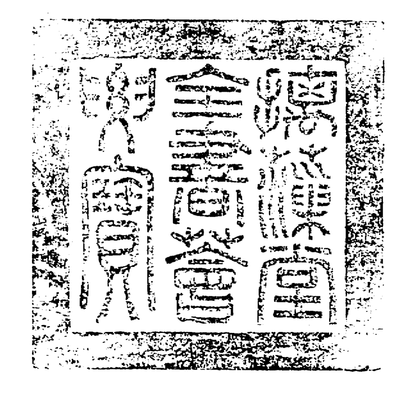
題三百家詩選後

潛溪稱唐人尤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叙述初不減長篇而促為四句意工理盡高簡頓挫所以難耳故必有可書之事如王摩詰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故行者為可悲而勸酒者不得不飲陽關之詞不可不作余亦曰自簡古而發穠纖由穠纖而出議論此小詩所以最難工者也且唐詩名世者千有餘家此特三百而已又鄱陽初選時意不到此間有三合者亦足以見侏儒一節之

驗也且書學盛于晉歌詩極于唐而論解之學盛于宋雖然非數百年涵養積習之久不克成就如是迹其所以然葢皆自上之所好中來何則甞觀初學記載太宗文皇帝御製無題諸詩及其文子文孫例能賦詠又唐之士人不能是者不復清流比數習俗安得不從風而靡哉二生經史外行若有餘此亦不可不知故令一讀使見前賢雖小道其用意有如此者因書以為示已丑重午日秋澗老人題



秋澗集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一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魏繩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秋澗集卷七十二　七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秋澗集卷七十二

元 王惲 撰

題跋

題遺山手簡後

道存在上者惟恐士之不才公議廢當途者惟恐士之有才古今通病必然之理也昔伊川與韓相維游許昌西湖坐間有以書投韓者程視之蓋干進者也程曰相公亦令人求之耶况賢俊乎宜其藩維棘瑣遐想玉

堂如在天上也觀此帖者幸不以遺山為疑可也

題張嘉貞北岳碑後

余少時喜作擘窠大字嘗書出師表于屋壁房山劉先生過而見之顧謂家府君曰毋令輟學後當名家因問余學書覺有進否對曰不知但今日書明日視之有大可惡者又不擇諸人書以余拙視彼善者即默識於心及省書當之必倣其筆勢先生曰此即汝所進也既而出此碑見贈且提誨曰古人書有當玩而必習者有未易學

而當玩者吾今以是授若非欲汝師之也俟盡參衆妙
立筆後時時玩其意味可也晚年當有所得此帖藏幾
三紀未嘗發視今歲已丑予六十有三追憶往事時時
取觀覺日有所得乃知房山之言爲不妄不然後生愛
風華老大即厭之而然歟觀其簡古曠逸初若緩散不
收一一視之内方而外圓風骨偉秀殆似夫上簾瞻對
鳳朝陽時也前人謂焦山鶴銘乃逸少龍爪書或者謂
未若以大辯若訥大巧若拙方之爲近似余於嘉貞書

亦云唯具眼者當識之因嘆吾老矣技進而道不至是亦所當懼也然張公唐名相今見於世者止此耳技雖微固亦有不可廢焉者剪製已遂題記於後示阿孫鞬郎且使知嗜古者莫書學為重何則先賢手澤在焉故也是夏六月二日秋澗老人記

題山谷手簡後文瑞名瑋

侍御于文瑞奉使江西回以山谷訴哀帖見貺觀者致疑其間予曉之曰公孝友純至當痛酷摧裂之際意有

不在書者此正言不當文之義也若以微瑕而棄連城之璧非余之所敢知也

題竹溪詩筆

文獻党公大定間翰墨為天下第一如雪溪黄山輩皆北面師尊之宜其片言隻字為後世實藏仰之如泰山云

題家藏禱佛帖後

顏魯公書氣洞金石精貫白日然得長史心法筆力日

進遂集大成公之書可知宜其使長沙北面高間終不侔也初藏者平章政事盧予時盖自琉璃𤇝中恊神筴者也大元己丑秋七月秋澗老人曽收

題左山所書春露堂後

余搆春露堂之明年叅政左山商公作三大字自燕見遺因刻而榜之吾廬為爛然也公今歲壽登八秩觀其書端莊婀娜略不見衰老之氣吾喜其所養至剛非唯書之盡善也公為人雅重深謀其翰墨之工在公為

餘事然嗜好之篤營求之切殆飢渴之於飲食只以功
業相逼有不遑專事者當急遽際嘗與予論及津津然
喜見顔閒不知老之將至日之云夕也方在藩府時以
分陜之重橫當事衝至與貙虎相搏者屢矣未嘗見志
之衂氣之靡降而少屈規其所不可求避其所不可免
者此所謂砥柱頽波屹然而莫傾者也求試其心之所
在盖安命順受而已既安且順則心乃定心乃定則氣
不餒氣不餒則道可以坐進而況技之云乎醫家有云

榮衛可以知人之脩短子亦謂文翰可以卜士君子之盛衰今觀公書以精神氣燄取之是知公之壽考既耆而艾也必矣豈斯文未喪造物者將屬之於公耶於是書以自警至元戊子夏四月十二日謹題

題張氏所藏先世手澤後

昔人以長不識父對其畫像輙拜而垂涕張侯以勞卒軍中子用道痛乎不覩其没每得其手澤雖片言隻字洞洞焉奉之如恐失墜其於觀行逮肖之心為可見矣

題時苗留犢圖

君子之居官也論其稱與無愧而已茍能致君澤民雖禄之以萬鍾繫之以千駟將受焉而不辭况已之所當有乎若苗之事扞清而近名矯枉過正者耳然使貪墨畏人者聞壽春之風亦可以少知愧矣此京兆王雲筆也以年深色故因之補綴頗踈妙意至布置分數尚當與斬蛟圖氣勢兩相高也戊子夏五月秋澗老人題

題自書歸去來後

録自叅軍丹陽薛君文曜攜佳紙見過請余書晉處士陶靖節歸去來辭是日晨氣頗爽在庚伏中難得朝也秉筆墨調利心手相應忽憶往年過曲陽見唐宰相張嘉貞所書北岳廟歌一碑不覺行墨以入其體識者莫訝其刻鵠也

題郎官石柱記後

真生行行生草顛之草至稱之為聖其法蓋先能楷所謂善行而後能走者也郎官石柱記以予聞見今在世

有三本闕　梁崔氏贈余與平陽曹氏所藏壽國公故物同出一石但未知𨚗城姚氏所寶者何如耳商左山云正刻舊在京兆兵後淪入公堂址下恐不復出矣汝輩宜珍惜之其姿體端方清勁似出歐虞自成一家少陵云卓立天骨森開張者也至元戊子七月朔秋澗老人記

跋蔡襄書後

嘗觀心畫水鏡宋一代能書者不少然蘇黄一出爝火

難為光矣襄之書在當時極為坡所推重恐是徐行後長之義夢卿好古得於法帖者甚多書學予非深之者不千里遠來求題評此亦不可晚也秋澗先生題

題哀江南賦後示韓陳二生

史稱信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今秪見者此數篇而已乙卯歲予得之于沙麓蕭茂先家迨今歲戊子蓋三十四年矣近日疾瞑坐者浹旬二生來問適新是帙令句句詳讀且究其用事非徒然也葢辭之為體甚多學者

不無利鈍于其間汝等文實方開然有望而未見者故令觀覽欲彼摩其朴鈍發其清新此老夫之意也嗚呼理者性之所自出才者氣之所由形中人以上苟得其養性使可復才也者不可强而致也或曰理重才輕取其重而舍其輕可也曰勢有不可偏廢者焉理則體才則用也體與用具然後可以持躬而應物二生其志之

跋楊補之墨梅後

花光梅在前宋為第一賞之者至有買舡来往之語及

補之一出變枯硬為秀潤曽觀春風雪溪二圖者乃知予言為不妄一有自題云旦移清影人立黄昏其用意不分固已神疑于此君矣

昭陵六駿圖後序

物之賢否一定論其遇不遇可也昭陵六駿天降毛龍授之英主俾剪隋亂及其功成琢石為像太宗親題真賛以傳不朽何存殁遭遇其為幸也如此宜其聲華氣焰上與房駟争光故潼關之役備體湲汗又何神哉如昭烈之的盧冉閔之朱龍名雖存而形何見焉太史公

稱閭閻之人雖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者是已予藏此圖久矣特裝潢以備珍玩因題品卷末以寓余之所感云

書送鄭尚書序後

韓柳文多同時相顧而作如送鄭權序饗軍堂記之類是也筆勢翩翩若相陵跨者柳之記間架曲折宏深雅麗出奇無窮然不過崇治閑閎饗燕軍容之盛而已序之為文纔五百餘字雖云後出詞氣絶勝令人讀之抵

一部嶺南方志覺海氣拂拂來逼人矣其終篇致意最妙專以貴而能貧仁而不富為主委曲謀猷之壯從容箴戒之深誠有關於嶺徼之治亂為尚書權之藥石也近年某官有奉使句麗煩於乞索者至為東人易而傷體信乎貪而無威儌而無經術者不可以華遠而寄邊方重命嗚呼公之斯文曰經世柔遠之長策可也作之明年公卒在諸文極為老筆又見其氣之至耄不少衰也如此韓生因說有問特書此以示戊子冬十一月十

日也

跋蔡蕭閑醉書風蓓梨雪瑞香樂府二篇贈王

尚書無競王後有跋語小楷數十字極研勁

可愛

樂府尚豪華然非紈綺中人未免隣女效顰耳明秀一集以崇高之餘發而為詞章如飲内府酒金沙霧散六府為之醺酣方之逢麹車而口流涎者固有間矣

跋竹溪所書墨苑篇後

東坡先生百世高士至自跨竈作墨得佳者數百九顧之而笑曰足供吾一世著書及煤發焚舍乃已宜其竹溪為墨苑作書而不猒所謂子雲相如同工異曲也

薛紹彭臨魯公座位帖後

魯公此帖純是一段折魚軍容直氣知此然後可以論書之法度耳

書南麓珎翰後

龍岩書在顏坡之間然未免有凝絶處此帖殊清勁可

愛豈得意時書邪

跋黄華煙江歸艇圖

先生當明昌間以文彩風流照映玉堂今觀此畫所謂金鑣野鹿志在長林豐草也

跋閑閑公草書心經

般若經前後文辭重複公書之字字姿態不同所謂堂堂天陣臨機制變出奇無窮者也

錦峯真逸王仲元清卿書

錦峰書意韻瀟散不減古人但前有黄山後有閑閑公故公之墨妙揜而不彰世稱士之得名有幸不幸者豈其然乎

跋黄華老人二詩後

觀公手蹟多矣此幅恐是早年所作然澗松出土已有凌雲之氣識者自當知之

跋龎才卿悲潼關賦後

此賦都運龎才卿所作其步驟全類思子臺賦意則擴

充潼闗甲辭字畫瀟散有法出顔蘇之間前世士大夫學藝精妙如此豈勝數慕

評楊凝式書

楊凝式書維摩等經説㫖作行體大家瓌奇豪邁瀟散中寓正筆左山云㑹公後惟少師能得二王之法所謂文起八代之衰也坡公行書大槩類此至元廿年四月初五日過辭左山獲覩於座所論如此其王文荆公論云公書不曵之以就長蹴之以就短云

題元楊手書後

卷中諸公皆一時名碩先生俎豆其間諸賢樂與游者其以道義故也余早歲讀書蘇門尚及見之歲時以文酒吟詠於山水間彬彬然極平時故家風味不知軒冕為何物孰謂三十年後文物凌替而至於斯撫卷援毫豈勝慨慕至元癸未歲毵賔日謹題

跋自書訓儉文後

文正公平昔著述純粹深切其有補世教如菽粟之於

飲食可斯須離哉後人傳誦敬仰宜矣德昂茂異喜讀書善居室屬余書斯文將置諸坐右取為修齊矜式所謂儉者德之共也故樂為筆之初不計其工拙也

跋羅謙甫醫辨後

容齋述醫論二篇求予書將板行以證俗之訛謬因念世之物理流傳失正漸習成風無復革易者多矣較其所係重者莫醫若也謙甫心存濟物明當然之理不為流俗所移固自可尚又使藥石亂投之禍日有所弭其

於世豈小補哉所謂砥柱中流回狂瀾於既倒也故樂為筆之

跋紫絲鞁鞋帖後

紫絲鞋帖四十六字二十年癸未夏借觀於張條山家昔公書太宗送梨帖後云珠還合浦劒入延平盡自謂也此帖雖遒婉可愛然筆虛墨嫩九淵之神宜躍而沕恐臨本也觀者自當識之

跋摹馬圖

書與畫同一關紐昔人謂學書者茍非自得雖傳真妙墨終為奴書余於畫亦然

題所臨顔魯公十帖後

大名揚君順之家藏劉元剛嘉定間忠義堂所刻魯公書廿一帖予擇其大小尤精者臨一十帋近在京師入翰林復觀顔碑十餘本皆所未見也又與左山商公論其平生所得於公書者數焉一日覺胷中頓有所悟及南歸取向所臨裴將軍等帖觀之當時凝神筆端非不

王汝奈非其人而學不至何譬如以美石追琢瑚璉則不可也癸未歲夏六月入伏前二日大雨淋浪五晝夜不止開窻隱几坐見舍東積潦展觀此帖偶爲題其後云

程氏小子

癸未夏四月僕還自京師道出梁臺蜀士程天驥自云伊川先生之遺裔有子方黄口携而拜予因求其小字乃訓之曰伊傳嗚呼小子其念之哉

跋槔軒壽安宫賦西園雜詩後

余生長汴梁八歲而北渡河當時風物有能記憶者但如隔世夢寐中見爾及讀如庵西園雜詩何殊趙家老樹遺臺令人對之有足悲者故孫樵雜報云生恨不為承平時人良有以哉收卷奉還題其後

漢文翁講室畫像

余讀漢魏五書云成都有漢文翁高朕石室壁間刻三皇五帝以來聖賢畫像蜀太守張收筆也收獻帝時人

近過劉氏家塾遂獲其本蓋自盤古氏以下至仲尼七十弟子百一十三人畫極精妙簡古經千有餘歲無絲髮剥壊非神物護持疇克爾邪後有東坡所臨王逸少欲摹帖氣韻豪逸有顔魯公風格再四展觀悚然起敬令人有振纓希古之想真奇蹟也

書劉氏屋柱

至元甲申夏四月余自泰安平陰東阿撿覆桑災而西赤日黄塵中馳六百餘里忽得此屋依蔭車息馬煩之

意為釋然也主壻劉澤克家有禮且云此屋甫成未經寢處而公至可謂彈壓瘴氣矣又說婦翁張學臨終戒作佛事以多誦孝經為囑不圖田野間有此端士重午後二日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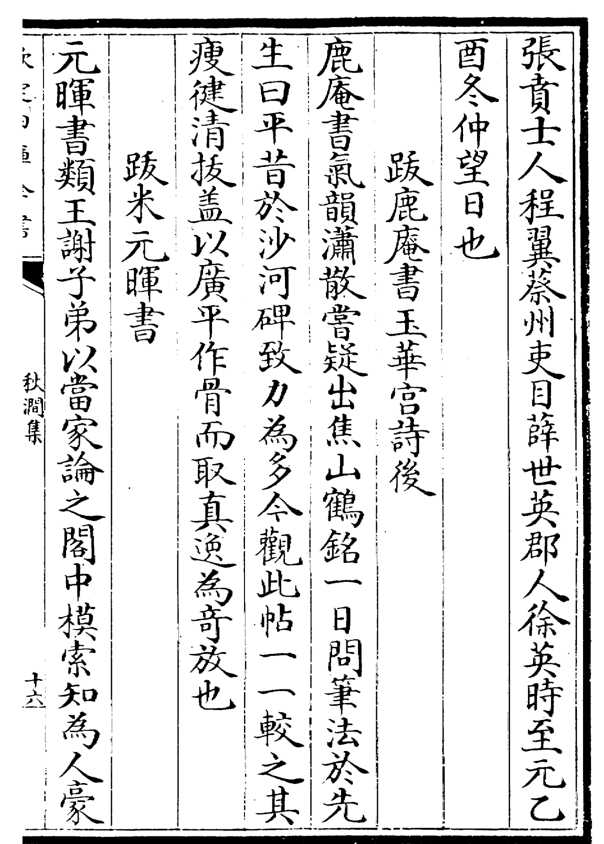
跋坡公春寒帖

茶使分寧李君踵門來謁坐定出春寒帖相示願一言為審定余曰昔坡公在館閣時每作一石一竹盡為好事者取去況詞翰乎所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尚何言

子歸而潛珍東緑吾將見煜然之光不唯在惠州李氏矣

龍門寺題名

余聞龍門久矣嘗讀故相雲叟公題名風煙形勝盡在目中終以不得一往為曠今歲冬適諸君以事會共遂成此遊相與分雲尋壑攀木隮危抵懸瀑下少焉環坐磐石盡一尊而去凡得詩一十一首偕來者判官李讓州將劉氏望陳州長李公惠前憲臺獄丞梁平州學正



張貢士人程翼蔡州吏目薛世英郡人徐英時至元乙酉冬仲望日也

跋鹿庵書玉華宮詩後

鹿庵書氣韻瀟散嘗疑出焦山鶴銘一日問筆法於先生曰平昔於沙河碑致力為多今觀此帖一一較之其瘦健清拔盖以廣平作骨而取真逸為竒放也

跋米元暉書

元暉書類王謝子弟以當家論之閣中模索知為人豪

然其間時有圓轉藏鋒處豈厭家雞而欲斂乃翁之掉

弈邪

跋虞世南十二大字

虞永興書攀鱗附翼十二大字世皆以雄偉稱之石刻

墨本凡兩見之予特愛其結密無間由智永小楷擴而

充之至於如此之極且見夫落筆不難也因悟蔡京書

太學首善儀門昊天大帝之類其法度一出於此令夕

而有一舉兩得之快於是乎書

題耶律公手書濟源詩後

物之有光華者雖微必著況文章翰墨之卓越乎近覩故中書令耶律公當壬辰歲過濟瀆留題詩翰逮今歲龍集適一甲子其孫希逸始托揔尹靳榮俾刻石祠下屬予題數語于後余曰事之顯伏雖數存其間至後大前光在後人固當如是所可敬而仰者玉泉老仙於灑景同翻經綸致澤之餘復發為文章翰墨鏗然而金石振魏然而冠劒植表裏國華鼓舞元化為世倚重已見

惡盈好謙恬然静退之心故賡和樂天詩韻為悦無乃魏公醉白之意與俾來者觀咏將有擊節嘆賞挹高風而跂絶塵者矣又何翅紀歳月而傳不朽者哉

題臨潛珎銘後

潛珎閣銘坡公渡海北為李光道書於曲江當時真蹟入石為龍潭絶勝逮淳祐乙巳東嘉趙汝馭求訪百至已不復得惜哉今所傳者葢漢中石刻濮之板本再一傳也此則以濮本較之廹視筆勢往往有形似者豈賤

其迹庶入室之意與然龍為神物唯劉累乃能擾之或者輙攀鱗進技其氣亦可尚也至元壬辰後六月康訪任居携以示予曰此李安仁所藏也幸吾子題數語于後故書

題山谷苦筍賦帖後

臨安漕副喬仲山予為御史時臺小吏也庚寅冬南行遺杭仲山以是帖贐予或有以真贋為問者予曰初未嘗經意唯其無心於得渠無求而見贈取與兩間皆出

自然若有不為嗜好所玩者故喜為收之至於書之真贋君其問諸墨卿

跋朱文公手書

予所見手蹟十餘番皆老筆也公何嘗以書學名家只以道義精華之氣混混灝灝自理窟中流出一旦揮灑有不期然而然者未易以翰墨畛畦論也前人稱孔明出師表秪見性情不見文字予於公書亦云

題杜仲正省掾家世卷後

先師泌陽府君河中人應進士時石公子堅同舍生也
且蒲當秦晉之郊其河山之勝樓觀之富甲天下而文
物之盛如金吾李氏昆季及公皆極一時之選予嘗三
走中條登高望遠追惟師之遺言思其人而不見徒有
永言慨慕之歎去年冬予持節全閩有杜君仲正來謁
蓋公之甥也與之語誾誾侃侃愿有餘而辭甚雅因念
予兒時耳公之名閱五十寒暑始識其甥於甌閩越絶
之徼所謂老成雖遠典刑得見于茲一日携雷苦齋所

述示予且求訓勵數語于後予謂今之士夫思其大而略其細知其雅而不通其俗此大夫士之通患曾不思觀其細所以全其大也通其俗所以尊其雅也今吾子含香佩槖所治者皆簿書期會米盐瑣屑之務而能終日黽勉無倦色安知開封府推異時不至忠獻禮絶之地乎

跋郭熙山水巨軸

崔生有畫二軸不見題誌中隱云此郭熙筆也信當行

茲能事熈無疑但立名不正物不得順受所謂山亭避暑者余易之曰江煙晩浦崔抱歸志甚揚也然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今降而嗜此以為高且多識雖屢中何足道哉

跋顔魯公裴將軍帖

此帖予見者數本皆大小不同獨忠義堂刻臨摹最善盖純以隸體發其奇特爾至於詩格雄偉壯麗比之清遠等作又何翅十倍曹丕也

贈師御史彦貞名頤

世固有難事惟篤好者即能之況氣志清明者乎御史師君彦貞世為瀚海府人姿英毅達時應務乃其所長復於公餘以吟咏自樂積而至十數篇非好之篤其克如是耶因求一言見誨予謂詩固一藝心之聲言之至文者也作之者譬猶良工就利器雖有棠谿之金須百鍊乃得其精如吾御史君氣不凡意實方啓能敏修不已將見與日新之業並驅而前至綴聯雲煙撑霆裂月

恐不難矣立夏後十日謹題

書歸去來偶題于後

古今聞人例善於辭而克行之者鮮踐其所言能始終而不易者其惟淵明乎此所以高於千古人也僕今年六十有五衰病相仍越在絶域終日役役疲於官守雖云微勞事有無如何者因書此辭不覺慨歎者久之

跋蘇子美千文帖

長史顛草點畫略具意度已足子美廹近之此帖豪放

飛動所謂筆陣堂堂者乎歐公於本朝書獨取蘇蔡三人非虛言也周越董安得窺其藩籬哉趙生其寶藏之

至元庚寅八月謹題

跋拙翁桃華春水圖

南華云相呴相沫不若相忘於江湖此正圉圉相忘時也但恐馮驩輩見之即垂涎耳庚寅秋題於西寺

跋文公與子晉伯謨二帖

建安諸公往往以文公翰墨賜觀視之皆非也此二帖

毋君希悦所藏其為真蹟無疑所謂剛健含婀娜王德而温栗者也因知前書皆邑人江春山㸃蟫子特表而出之惡紫之亂朱也至元庚寅九月二十八日夜漏下廿二刻既寤不能寐起書於府集思堂之燭下歛衽題

題三河驛壁

余回自海徼暑毒之氣至此方作眩卧於舟中者一伏時蓋以閫中氣節不常水土殊異宦游之士鮮有不病而歸者因念孔孟之道能治心而不治病倉扁之術治

病而不治心安得合而為一俾治南方不治之病庶乎其有瘳者余言雖鄙庶有關於世教故書至元庚寅冬十月十有七日題於三河驛壁尚聞者知所警

答戴生

余來官南越凡十有一月戴生叔堅者閩産也以詩文來謁且言其志久乃見其為人叔堅有歲寒姿扣之所學外又通熟吏事時居閑日久思以三釜侍親義形于色予告之曰行與止有數存其間者此心不匱則捧檄

之喜其來之不遠也傳有之居則曰人不我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盖言其學之不可不積行之不可不卓也戴生其勉旃

晦翁墨蹟

紫陽先生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初非欲書名家唯其道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文字間者不得不如是耳傳曰愛其人愛及屋上烏況先生之手澤乎韓生其寳藏之

跋香林先生顛草

嘗愛甘露寺詩草聖筆勢縱横破碎陳敵令觀香林先生遺墨得涪翁步驟為多具眼者當知余言為不妄

跋黄華書後

昔黄華老仙方書翰得名求之者衆日不暇給張丹華家僮善於刻鵠公時命代書至真贋莫辨此又張奴之重胎者也

東坡閑尅帖後語

此借舡一帖耳令人讀之聳然有趍事赴功之意當時

民說忘勞槩可知已使公得坐廟堂釐衆務文致太平爲不難矣

題米南宫帖後

今日客有自河朔山東來者聞時雨霑足蚕麥有望適師孟攜此卷相過臨風展玩沾沾然有三安之喜不然奚暇及此且將爲質錢博米之具耳

跋禊飲序後

兩晉法書李唐詩騷宋人之議論天機所到有不可企

及者獨韓子以右軍書娬媚可博鵝鵝而已其立論峻絶不詭隨如是亦可愕眙然予經歷世故以來士大夫所繫非輕不爾安能有立于世區區游藝已是末學今就末以泥其不必者竟何為哉至元癸巳四月予入院後五日師孟持此卷堅求跋尾因信筆及此

書商司業定武蘭亭本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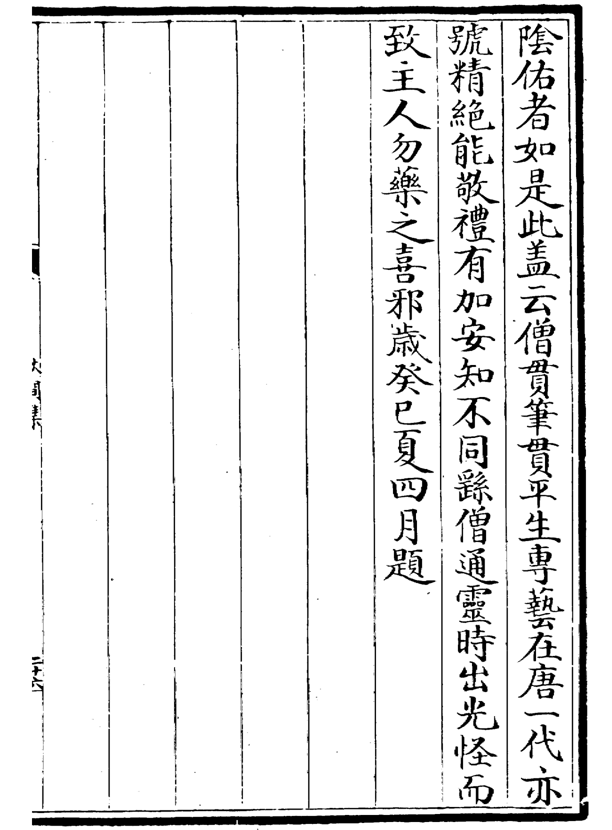
書學自是吾儕一段妙韻昔先正商公善書而深識客至多談是為樂娓娓忘倦公今已矣言復得聞邪去歲

冬予載入京師與台符司業時會愛其議論操守識鑒書翰得家法為多如考定定武拓本辯論隱顯是否真贋幾數百言截斷衆流會歸其極予擊節嘆賞何其該且洽也然閭中摸索知為人豪者初不在是世家子弟當門戶焜燿鮮不以世味務快一時商子曾有是乎及其順受阨窮以理自信卓爾有立於顛沛流離之際吾胷中耿耿者曾不少挫是則商之最起予者故特表而出之使世知夫寥寥千載下愍士膚敏者蓋有人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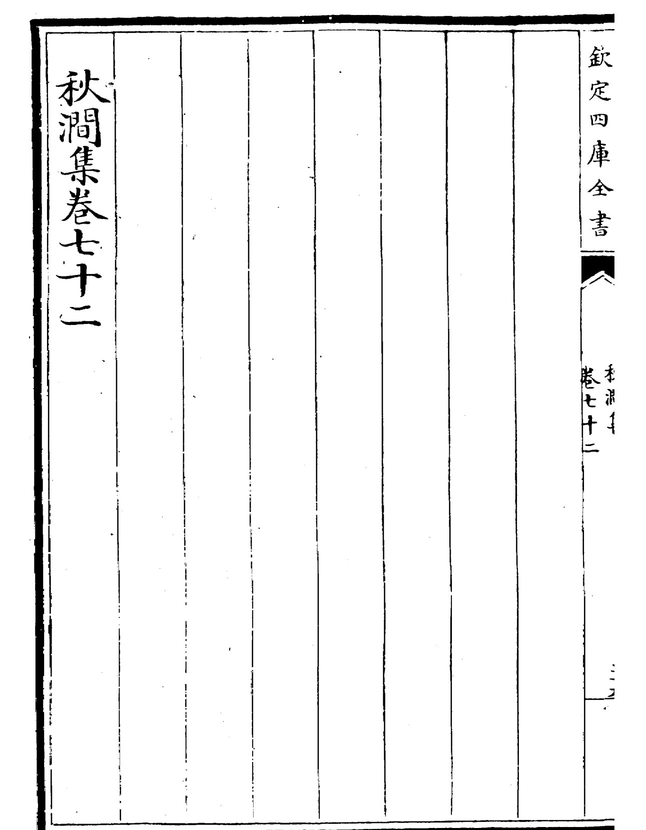
只以技進而已耳適佳客在坐聞予言皆唯之而去因書卷尾以還

跋馬左丞所藏貫休羅漢後時子卿有末疾不出

昔梁直閤將軍張僧繇初作繪事貌天竺二僧侯景之亂剖裂為二一失所在其一後為唐常侍陸堅所得及堅病亟所藏僧見夢曰吾有同侶今在洛陽李氏能求而合之當以法力護爾平復陸如其言訪之果驗遂以錢數萬贖歸陸疾隨愈嗚呼凝思之妙通於神明顯諸



陰佑者如是此葢云僧貫筆貫平生專藝在唐一代亦號精絶能敬禮有加安知不同縣僧通靈時出光怪而致主人勿樂之喜邪歲癸巳夏四月題



秋澗集卷七十二

秋澗集卷七十三

元　王惲　撰

題跋

宋廣平梅花賦後語

廣平梅花賦予嘗聞䕃溪耶律公求斯文久矣得之者當以乗馬相貺顧見之心與公略同至元癸巳春予待詔闕下秘書郎趙天民來謁趙之父故中書門客也因詢賦之隱見曰已得之矣翌日録似本來獻老眼增明

病讀數過至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貴不性移儷夫君子之節之句當時已為從父摯節而龔美謂公鐵石肝腸吐婉辭為疑以予觀之風人託物詞尚華麗況徐庾之體乎當時公甫踰冠而歲寒之姿調羮之事固已表表於未第之前如淵明高風遠韻又何害見閑情於一賦者哉

跋董右丞師中撰李道源先生陰德記後董號

漳川居士道源名泌廣平人蓋儒而醫者泌

九十歳而終于家子師孟明昌間進士

昔昌黎公以毉師而喻相業范文正不作相而願良醫醫之與相體用固殊其於濟物則一也然宰輔柄用必需時命醫師拯治心術為先故良醫賢相寥寥百載間得其人匪易今皆萃見於一卷中觀之者當起敬起慕又何特題咏而已哉至元癸巳立夏日書

跋鍼者李君玉詩卷

前賢有以汪易與神農經為論者客曰當解易何居曰

易解悞後世辨明者不少本草悞立能殺人世謂鍼法亦然予右髀有寒疾將雨先痛一日謁默齋先生於沙麓見其求鍼者滿堂先生笑謂予曰汝亦入吾安樂窩邪如痿者躄者瘖啞者癥結者氣壓者法雖有重輕莫不撤鍼而滯散舍策而起行而予之髀痛今三十年曾不再作後官東平一日與李公巨川話及此曰予客淮南時以兹術授竇公令青出於藍令君王與少傅同鄉不知其術傳之李邪竇邪而别有所授而然邪向聞李

君嘗遊江淮間曾遇異人蔵法盖以神授未若李�相傳人事著明者也如太史公論方技以怪而志者吾皆不取也

跋眼科醫師卷後

心為衆善之宗眼具五官之氣故中有所動思或稍邪則司明為之眊昧吾嘗念治眼病則易變目眊為難嗚呼安得一中和之氣瞭萬有之目使一歸於正不知龍目立論亦將有此法邪

跋王田傅氏家傳後

金有國餘百年專以詞科取士曰相曰將多出此途議者以學涉剽竊不明義理為言然不可一槩厚誣事至於獘秪能拘限常流通人何所凝滯及金祚垂亡其仗節死義者皆前日之進士也吾於北地得三人焉順州刺史剛忠王者行部傅公父子是也公諱霖字汝濟明昌五年詞賦進士第大安二年授崇義軍節度副使二年行部臨潢殁於王事嗚呼其為烈盛矣哉

題漢使任少公招李陵歸漢圖後

自古有死將而無降將至於兵敗力屈此正人臣授命之秋更無他議譬猶弱婦不幸而遇强暴有殺身而已曾不此思而曰雖受汚一時吾將有以報之此正李左校之妄圖也子孟專使遠招縱復南歸將何為顏予始讀陵傳壯其初心憤發哀其一敗而瓦裂也中統辛酉春予扈蹕北上次桓之北山或曰此李陵臺也徘徊四顧朔風邊草為之凄然於是詠河梁之詩嘆曹柯之議又且惜武皇信親近而族陵家安在其為雄材大略也

自辛酉迄今三十餘年復覩斯畫因感而書此以為人臣忠上之勸

跋南蠻朝貢圖

海中島夷際東南天地者以萬數有唐盛時率置都護而羈縻之不特以力而臣服也此即庶方小侯不能專達附於大邦而致貢繪而為圖以表中國聖人在上德教洋溢無遠弗屆之者不然意匠慘淡何取於此

書霹靂琴贊後

文章翰墨善效顰者往往體極形似至於得意韻之妙出畦畛之外天姿限量其間有不能以寸者學鹿庵書正坐是耳或謂此帖子斝代作非也可秘藏之防風濤擁棹雷霆破屋將有下取而豪奪者矣

書娑羅樹碑後

李北海娑羅樹碑筆畫勁韻全是歐率更態度但縱之使行耳碑見在淮安州

題王尚書無競小字東坡論語解

甲午夏五月方外掾由師孟出是本見示卒然問曰公此書何法予曰渠以謂奚自曰此柳侍書步驟也予顧笑曰公瑾有云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其師孟之謂乎

跋趙大年畫王摩詰詩意

大年分天潢之秀馳譽丹青當其瑣總春明綉閣香静以倒暈連眉之嫵寫荒寒平遠之思非天機所到未易企及所謂風流貴介筆頭有五湖之心者葢盡之矣

題東坡災傷卷後

東坡先生論事如陸宣公剛直不容於朝似顔太師令觀此帖云覽其災傷肺肝如焚公憂國恤民之心爲可見矣然士無功名分者雖毫髪細事終不得一入手做公之謂也後又有云有聞不惜頻示及是此老又待招人物議也臨風展玩重爲慨嘆

明皇驪山宮避暑圖

明皇驪山宮避暑圖郭忠恕筆也宮館隨勢作三層覆

壓華清居上方殿四圍垂簾宫人隱見簾隙類望遠而外窺者中腰樓閣參差冠山跨壑半為宫柳蔽虧其下水榭極峻内人上下雜沓無數疑供帳也波間漁郎艤艇持網罟延佇者非一駕自閣道乘腰輿擁仗將升榭而觀漁樂者少陵云簾下宫人出樓前御柳長忠恕意匠正掇此兩句為主題然人物界畫慘澹取次不甚精絶恐亦後人臨摹至善體詩人之意殆與少陵同賦而親覩者云

跋山谷發願文

元貞元年朝謁之明日余燕息不出偶展此軸為娱因念董太史禪機翰墨號入神三昧至與仇池公並驅爭先如發願等文皆平生傑作但恐益公題評止好事者竊取綴之於此耳𦖟明目眊筆虛筆實有能强為力者技癢悠悠又復損一若可喜也

題李龍眠畫班昭女孝經圖後

道義出乎天然文章貴乎自得昭以大家師範六宮作

女誡孝經通二十五篇范史備載誡辭而初不及經訓豈擬聖太廹殆法言之嫌乎至於公麟畫筆當時聖賢言行情深義與後世有未易窺測者天機所到千古之事如隨目前所謂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趣於言意之表若三百篇比興宛從絃而歌之一唱三歎有遺音者矣激溥揚清助世教多矣此畫予也三見玆雖張仁所臨殊有分數昔東坡稱晉人法書今何所及得唐人硬黃足矣其什襲秘藏遇知者一觀可也

題東坡赤壁賦後

余嚮在福唐觀公惠州醉書此賦心手兩忘筆意瀟散妙見法度之外今此帖亦云醉筆與前略不相類豈公隨物賦形因時發興出奇無窮者也

跋黄華先生墨戲

近過雪庵案工有黄華山水一卷或問云何如曰此先生醉時行書也只為龍岩學中立太廹故作是嘿墨法耳

跋党竹溪篆趙黄山文王子端書

党篆趙文黄華書正如打鼓弄琵琶合着兩會家也

跋米南宫靈臺戴華卷後

僕觀南宫書多矣未若此幅韻勝而不鼓努者也然雄冠飛佩氣終行行惟其自成一家廼可貴耳

跋漁人鷸蚌圖

自戰國功利之説興視仁義為無物時君世主以衆暴寡以强凌弱干戈相尋互相吞噬惟知利之為先不究

害之在其後也故漁人鷸蚌之利例皆被焉非獨代之喻燕趙也雖為當時妄舉貪得之誡而孟軻氏云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可謂正大而有味矣

跋山谷所書王建宫詞後

唐人詩風雅意韻凌跨百代況建之宫體為世絶唱加以涪翁揮洒醉墨宜其天章雲錦為之爛然生光也

跋鹿庵先生所書鸚鵡賦後

此鹿庵先生二十年前所書也嚮嘗問筆法於席下曰予早年於沙河碑用功最多今觀此賦乃知其言為有徵先生人品峻潔文章字畫皆有自得之妙然珠璣散落有限得者幸珍藏之

跋左山公書東坡醉墨堂詩卷

左山公書端重沉著本出離堆記其氣韻豪逸比之曾公似為放曠初不知其所宗不肖澹癖留心筆硯慢為公所知每過謁必談論書學利病留連竟日不聽辭去

一日出示楊凝式維摩帖筆勢縱横天真爛熳顧謂予曰魯公後得其筆法者獨少師耳由是知公書體兼顔楊然古之論書兼及人品非其人雖工有不必貴者公姿沉毅博學富經綸器業生平底蘊未展盡者忽忽欝欝一散之翰墨間其風流藴籍有不可梯接者今已矣片紙隻字為世珍惜况門客故吏邪簡卿尚寶藏之

題遼太師趙思温族系後

遼氏開國二百載跨有燕雲雄長夷夏雖其創業之君

規模宏遠守成之主善於繼述亦由一時謀臣猛將與夫子孫蕃衍衆多克肖肯構有以維持藩翰而致然也故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贈太師衛國趙公早以驍勇善戰受知遼太祖烜赫貴顯生子十有二人其後支分派別官三事使相宣徽節度團練觀察刺史下逮州縣職餘二百人迄今燕之故老談動閥富盛照映前後者必曰韓劉馬趙四大族焉嗚呼盛哉孟子稱故國非謂喬木而有世臣者其是之謂與裔孫穆聯綴遺譜裝潢完

整攜示求䟦予切有感焉近代公侯將相之後方一再傳㮣跡閭閻甘心貧微故家遺族懵然不知者多矣尚何望於考厥世而復其初哉論者多曰盛氣已過大福不再予以謂不然其説則孔子所嘆文獻不足故也夫子孫茍能讀書立志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族固寒微可至清貴況藉餘潤而承休光者乎克敬潛心字學慎言行由史館從事歷州縣職復保傳舊物昭明宗系則其紹述遺美而又有望於他日也

題離堆記後

魯公書號稱大雅尤可重者以忠義之氣發而為心畫然端人不為枉者作計此天下之通論公平生書五百餘石略無異議獨離堆記文與字併出公手或者少有疑焉蓋鮮于氏附炎國忠天寶間竊取柄用致位顯赫及喪師瀘南反以提閫建碑省戶公然獻諛向之為人槩可知矣然觀記之所述詳見者止向未第時卜築讀書等事豈與其潔不保其往之義也若歷臺省貳風憲

持節剱南作尹京兆中間云爲一無稱道是則不待抑揚賢不肖之分昭昭矣不然方元載以大姦當國廷議之際公直言折之曰朝廷豈容公再壞邪舉朝危公曾不少撓又郭定襄以勲貴振耀一時行次失序毅然陳書極論其不當由是而觀公剛嚴之氣如秋霜烈日皜不可尚已何瑣瑣姻婭能降公志詇彼枯嵩者哉正以子昱等拖舟涉險歸葬先壠純孝克成之志有足嘉尚如犂犢騂角山川其舍諸乎此葢公述作之微旨也趙

氏子穆年十八好古學篆隸皆通習之請予以題記後作是說以貽之

書中興頌後

唐中興頌石刻字徑數最大立法最密就魯公平生所書合而論之此為最善其法度特變大篆為真楷耳所謂只見性情不見文字至元十三年春正月江左平圖書珎異悉達京師孟秀州德卿以是本見贈把玩不釋手者累月從弟韓從益求予臨寫因勉為刻鵠耳

題蘇氏寶章後

忠定二公書金聲玉振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有遺音者矣今觀迨過等帖筆勢圓熟俱有伯父氣韻而遲之此幅為尤佳所謂王謝子弟以生長見聞猶足以超人羣也

東坡我有帖係與外姻子曹正字書內云去逸就勞不知脫去有道乎外郡雖麤紛紛一時長皆我有也

觀公此帖正以姻家故假設已意儆以官守爾至於早

衕紛紛一時許餘蕭然我有此又見公材刃餘裕酬酢萬變若鑑之應物姸媸巨細靡不洞徹物去湛然如澄淵横豎耳

跋馬融卧吹圖

古人因技以達事者多如點瑟暢風雩之樂廣陵見魏室之微正平以鼓摻返折曹瞞野王以箏歌疑釋晉帝是不徒為樂之至斯也若南郡之通樂律度聲節以畢五音可謂能也已然畏威刓方裁成固罪為端士所鄙

雖雄吹逸響穿裂雲石又何足貴之哉其畫格簡古如書中有筆自非唐人夢不到此

夷門圖後語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恨不為太平人豈聾明文物矯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夷門市廛圖其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非盛極無以臻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往尚能談當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歎但二帝播遷已兆朕於此所謂治

亂之迹接踵相尋也畫品則穠纎巧麗出内供奉手無疑正可與夢華録互為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連雨中静坐偶書於燕東開陽坊李黄門之故堂

題蘭府君望海寺二詩後

昔張燕公南還歸詩筆益壯人謂得江山之助今觀蘭廣寧望海寺二詩清雄竒逸令人覺海上風濤之氣拂

拂襲人所謂明昌雅製風斯在下矣

題石曼卿手書古檜行後

中允姿豪放有高山氣故其筆不得不瑰偉清勁一時推重至有河傾崑崙雪壓太華之語何其壯哉今繼先侍御家藏古檜行所謂愈大而愈奇者也風格脩整類唐人誥書手豈公早年書耶

跋孫過庭書譜 名虔禮唐高宗時人

過庭垂拱間名善書其草字譜風韻瀟散一宗二王飛

鳥驚蛇之趣予甞愛而臨之然以古今題評不為訝今日覿米襄陽書史云孫公在唐人得二王法為最追憶前言與南宫伯偶同所謂愚者千慮亦有一得也

題政和鼎識後

鼎之為器鎮方所辯神姦惟其制作創於夏后氏故後世寶重至有力求而不可得也唐武后妄意制作固無可論崇寧倣而為之還復不能保當時神秘不啻宗社之重一旦其鼎之神主為鈍軒几席間物吁可嘆也鈍

軒遼金公侯商博古有學識既得銅主廼為奇遇訓名
字焉後以技能命監鑄太宫鐘𢀖實應開先之兆子穆
復繪圖懇諸公題跋于以重古物而揚父美由是知物
之無間重輕大小由德而後可保因所好而聚待人而
後傳也

跋諸葛公遠涉帖

諸葛武侯遠涉遺帖余既冠時與鮮于純叔獲覩於沙
麓張氏家迨大德庚子冬詔集賢所貯書畫賜其院之

官屬呂司直所得者亦有是帖老眼復觀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然比之向所見者後有東坡跋語辨其印章玉泉公家曾收彥瞻博雅好古可謂物得所歸矣

跋宋漢臣臨丹華經後

篆生隸隸生楷變隸篆二體入真草而出古意者唯魯公能然故洛尹宋君漢臣善八分體古而畫勁嘗臆其有所從來及觀所臨丹華經筆勢夭矯奪真第朱墨異色耳故隸書之妙有以不期然而然者雖衆期遠到中

道車傾亦足以追蹤擇木凌跨李潮矣二弟每一披玩僾然如對其面嗚呼方風俗衰靡無足言者唐臣義夫能永懷不忘可謂克念天顯者也

讀漢魏五書

兩漢繼三代而下為最盛但官儀略見於班史表序予穉年讀昌黎科斗記文知衛宏有漢官儀書兵後典籍散亡何從而得之壬午冬再入京師始獲借觀於宋秘監蓋青宮賜書也其一代之制粲然完備皇乎休哉宜

其光武以軍容過洛父老有復見官儀之喜於戲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宏書才兩卷求訪三十年之久方遂一讀豈亦有數存乎其間邪矧功名富貴可倖而致哉因其奉還筆之以紀歳月時壬午十二月八日也

跋高宗臨右軍帖

二王真跡不可復見唐人硬黄臨倣自當愛玩況出建炎手書顧龍跳虎卧之意隱然在目中矣

跋雪齋書宋孟州獵虎詩卷後

昔興陵選庭臣奉使江左須得才辨有聞望者可若宋孟州射虎詩清雄振厲遠而有光華大定人文之盛槩可見矣雪中屐觀於曽孫祕監處令人三復清興四發令祕監以學問德藝又為青宫所賓禮所謂黄門有父風者也

跋臨本蘭亭序

此帖在臨本間最佳𨚫疑是唐人塡書年深墨花脫落

若透絹影耳猶當以薔薇露盥手熱玉蕤香覲之可也

題中興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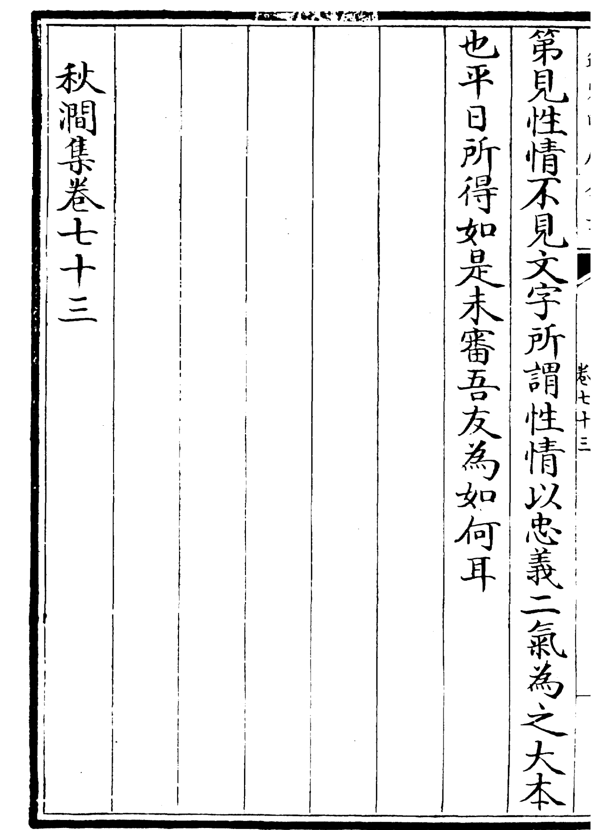
中興碑本行於世者有三其字頗小而加瘦者蔡之所臨也其搨印完好若無剥嚙者永之再勒也予甞謂魯公此筆用忠義為本然後以大篆變而為楷體故後之學者終莫能及院主書趙穆博古通篆隷令復研思於是是將求筆意而通其變爾吾知夫識斗間氣者而得龍泉於豐城之獄必矣趙生其勉旃

跋謝靈運帖

謝康樂以風雅鼓吹兩晉善書則未知也今觀節卷金華二誥與張芝䒑形帖相上下可也至於筆勢豪宕殆是伐山開道氣象千載而下専車一節足見其為人而當時隣略得不以山戎為駭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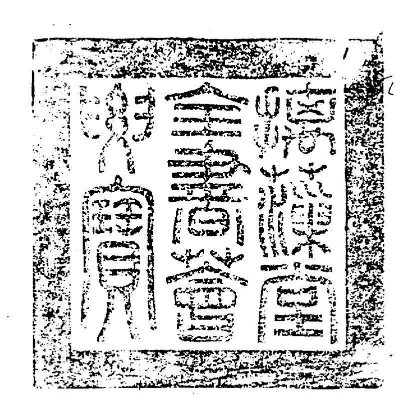
荅宋克温問魯公書法

余觀魯公書分數布置稱停深穩雖毫髪精極楷法至於韻勝温潤正周旋曲折剛健中岀婀娜爾極其所至



第見性情不見文字所謂性情以忠義二氣為之大本也平日所得如是未審吾友為如何耳

秋澗集卷七十三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金特